

Cultural Gansu 甘肃

梁衡
LIANG HENG

山西霍州人。著名散文家、新闻理论家和科普作家。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、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代表作有《觅渡、觅渡、渡何处》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。先后有《晋祠》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《壶口瀑布》《青山不老》《把栏杆拍遍》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教材。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。

当我乘交通艇，一进入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库时，便立即倾倒于她的绿了。这里的景色和我此时的心情，是在西北各处和黄河中下游各段从来没有过的。

一条大坝拦腰一截，黄河便膨胀了，宽了，深了，而且性格也变得沉静了。那本是夹泥带沙、色灰且黄的河水；那本是在山间湍流，或在垣上漫溢的河床，这时却突然变成了一汪百多平方公里的碧波。我立即想起朱自清写梅雨潭的那篇《绿》来。他说：“那醉人的绿呀，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……”我真没有想到，这以“黄”而闻名于世的大河，也会变成一张绿荷



刘家峡碧波

□ 梁衡

叶。水面是极广的。向前，看不到她的源头，向后，望不尽她的去处。我挺身船头，真不知该作怎样的遐想。朱自清说，西湖的绿波大明，秦淮河的绿波太暗，梅雨潭的特点是她的鲜润。

而这刘家峡呢？我说她绿得深沉，绿得固执。沉沉的，看不到河底，而且几尺深以下就都看不进去，反正下面都是绿。我们平时看惯了纸上、墙上的绿色，那是薄薄的一层，只有一笔或一刷的功底。我们看惯了树木的绿色，那也只不过是一叶、一团或一片的绿意。而这是深深的一库啊，这偌多的绿，可供多少笔来蘸抹呢？她飞化开来，不知会把世界打扮成什么样子。大湖是极静的，整个水面只有些微的波，像一面正在晃动的镜子，又像一块正在抖动的绿绸，没有浪的花、涛的声。船头上那白色的浪点刚被激起，便又倏地落入水中，融进绿波；船尾那条深深的水沟，刚被犁开，随即又悄然拢合，平滑无痕。好固执的绿啊。我疑这水确是与别处不同的，好像更稠些，分子结构更紧些，要不怎会有这样的性格？

这个大湖是长的，约有六十五公里，但却不算宽，一般宽处只有二三公里吧，总还不脱河的原貌。一路走着，我俯身在船舷，平视着这如镜的湖面，看着湖中山的倒影，一种美的享受涌上心头。山是拔水而出的，更确切点，是水漫到半山的。因此，那些石山，像柱，像

笋，像屏，插列两岸，有的地方陡立的石壁，则是竖在水中的一堵高墙。因为水的深绿，那倒影也不像在别处那样单薄与轻飘，而是一溜庄重的轮廓，使人想起夕阳中的古城。在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时刻，即使游人也不敢像在一般风景区那样轻慢，那样嬉戏，那样喊叫。人们依在舷边，仰望两岸或凝视湖面。这新奇的绿景，最易惹人在享受之外思考。我知道，这水面的高度竟是海拔一千七百多米。李白诗云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那么，这个库就是一个人们在半空中接住天水而造的湖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时正坐着半空水上游呢。我国幅员辽阔，人工的库、湖何止万千，刘家峡水库无论从高度、从规模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当年郭沫若游此曾赋词叹道：“成绩辉煌，叹人力真伟大。回忆处，新安鸭绿，都成次亚。”那黄河本是在西北高原上横行惯了的，她从天上飞来，一下子被锁在这里。她只有等待，在等待中渐渐驯顺，她沉落了身上的泥沙，积蓄着力量，磨炼着性格，增加着修养，而贮就了这汪沉沉的绿。她是河，但是被人们锁起来的河；她是海，但是人工的海。她再没有河流那样的轻俏，也没有大海那样的放荡。她已是人化了的水泊，满贮着人的意志，寄托着人们改造自然的理想。她已不是一般的山洼绿水，而是一池生命的乳浆，所以才这样固执，这样深沉，才有这样的性格。

船在库内航行，不时见两边的山坡上探下一根根

的粗管子，像巨龙吸水，头一直埋在湖里，那是正修着的扬水工程。不久，这绿水将越过高山，去灌溉戈壁，去滋润沙漠。当我弃舟登岸，立身坝顶时，库外却是另一种景象。一排有九层楼高的电厂厂房，倚着大坝横跨在水头上。那本是静如处女的绿水，从这厂房里出来后，瞬即成为一股急喷狂涌的雪浪，冲着、撞着向山下奔去，她被解放了，她完成任务了，她刚才在那厂房里已将自己内涵的力转化为电。大坝外，铁塔上的高压线正向山那边穿去。像许多一齐射出的箭。她带着热能，东至关中平原，西到青海高原，北至腾格里沙漠，南到陇南。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他们每年要发五十六亿度电，只往天水方向就要送去十六亿度，相当于节煤一百二十万吨呢。我环视四周，发现大坝两岸山上的新树已经吐出一层茸茸的绿意，无数喷水龙头正在左右旋转着将水雾洒向它们。是水发出了电，电又提起水来滋润这些绿色生命。这沉沉的绿水啊，在半空中作着长久的聚积，原来是为了孕育这一瞬的转化，是为了获得这爆发的力。现在刘家峡的上游又要建十一个这样大的水库了，将要再出现十一层绿色的阶梯。黄河啊，你快绿了，你将会“碧波绿水从天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刘家峡啊，你这一湖绿色会染绿西北，染绿全国的。我默默地祝贺着你。

(原文刊登于《人文甘肃》第七辑)



阳关情

□ 张光业

丝绸之路在甘肃段全长1600多公里，占其全程总长度的五分之一，甘肃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桥梁，也功不可没！

阳关，在中国文坛上应该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地名和称谓。想象中的阳关应该是一块向阳的地方，说它向阳，在辽阔的西部戈壁各处都有向阳的地方；说它不向阳，这也有违地理常识。还是要感谢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，让“阳关”在古诗坛占领一席之地，引得无数后人心灵神往。正如余秋雨在《阳关雪》中所言：“文人的魔力，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，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。”

耳际，循环播放着《大敦煌》，那浸染西域色彩的嗓音和旋律，与眼前的景物是那么浑然一体。反复地回响，让思绪飞翔，飞向那个离人更远、而离心更近的他乡——阳关。

阳关，我来了！

史书中的繁华已成过眼烟云。湛蓝的天空中，找不到几片见证往昔辉煌的云朵。俯身，用手轻轻抚摸过去的痕迹，一种炙热烘烤手掌，通过胳膊、胸膛直达心房，心跳瞬间加快。“咚、咚、咚……”这分明就是历史的回音！你，听到了吗？四周没有回答。无垠的沙漠里，注定再大声的呐喊，也传不了遥远的距离。眼睛里充斥着峥嵘岁月的空旷，脚下几千年深厚的历史，足以吸纳不尽的求索与问答。人在历史面前总是渺小的。此刻需要做的，就是静静地聆听风沙送来的诉说……

脚踏满地的黄沙、石砾，偶尔有点疼痛，想必触到了历史的痛处和记忆。满眼一片金黄，如同悠久的中华历史。随处可见的陶片、铜箭头、古币……不知是哪位王公贵族慌乱中抛洒的施舍。猎奇觅宝者来了一拨又一拨，仍有捡不完的宝贝，带不走的传奇。

凹凸的坟冢，密密麻麻，有些仅留一丝供想象所凭借的残存。下面安息的是何方人氏？将军或是士兵？他们的祖先是谁？其后人现在何处……一切正如在活字印刷术中使用的随意摆放的字模，要组成一句或一段有意义的文字，非大费一番周折不可。何况这里是有生命的躯体组成的留给后人的一部旷世天书。等待来者寻觅、揭秘逝去的辉煌。有些，也许是其中的

大多，至少有一部分永远成为沙漠中的“秘”，那也许是未来某个岁月的沙尘暴的旋涡中心，风眼所在吧！风沙是最好的陪伴者和解读着，这也许是一个自我臆断中的最好归宿！所谓的历史，其实就是无数个被人所知的“秘”和不为人知的“秘”交织所构成。阳关的历史也是如此。

远处的烽燧，在雪山的映衬下，透过岁月的沧桑，把历史的斑驳与倒影矗立在人间。太阳射下来的光芒，将沉重与深邃书写于大地。于是，粗犷、壮美便成了人们对这里普遍形容和喟叹！

回想西汉，张骞“凿空”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陆上通道，征服那飘忽不定的路途，需要何等的气概！才使汉之遗风回荡他国。朝贡的使臣、马匹……络绎不绝，涌向都城——长安，气象非凡，朝野欢腾。汉武帝伫立在御殿前，仰望东方的朝阳，“泱泱大国”之中华的念头在心中冉冉升起，在豪情万丈的坚定步伐里，开始了一天又一天的班朝，听候文武百官的建言献策，谋划国事。在庙堂之高为盛世祖业再添砖加瓦，社稷黎民，再享福祉。

梦回大唐，驼铃悠悠，商贾往来，演绎了一条繁荣的“丝绸之路”。玄奘大师跋涉东行的脚步，在月朗星稀的夜晚曾在这里驻足。几部佛经，几粒舍利，赋有生杀予夺的法力，桑烟袅袅，诵经声萦绕于青天之上，佛陀、神祇下落凡间，接受皇帝子民的顶礼膜拜。佛祖慈悲，遥望着浩瀚的星宇，以布道者的眼光目睹阳关的安谧与雄姿，心境是淡定的，因为《般若经》的智慧与灵光足以笑拈天下。

抚慰残缺的城垣，追昔那威武的拱形洞门里出入过多少使节、和亲公主和商贾僧侣。沿着河西走廊上的千里丝绸之路行进，旖旎的风光和沧桑的感悟，不再单单是凋零与孤独。拂面而过的风沙掩盖了心中无数猜想，天空中的笙箫之声给了一个响彻耳际的回答。

错落起伏的沙梁遮蔽了视线，一垄垄沙梁的褶皱里藏匿着现在的人们所不知的故事。历史的车轮当初就在这松软的沙漠里留下车辙，最终与沙丘融为一体。要知最初情景，须回到历史的从前。眼下，需要你做的，就是背上行囊，在现实关照下再出发。沿着历史的轨迹，来一次逆行，行囊里有古老的工具、原始的

嗅觉、先人的目光……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。相信你会有一些收获，或将会发现它的本真。因为历史往往经不起推敲，它需要出发和行进。

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已成千古绝唱。中国文人把豪迈与情怀遗留在了故地——阳关。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写出了多少戍边将士的忧郁。中国的文人真会取舍，留下的都是刻骨铭心的醇厚，让历史去品尝。任凭风吹雨打，历经蹉跎岁月，当年书写的墨迹，色泽仍未褪去。

阳关，在曾经的丝绸之路上留下闪光的篇章，远去的历史烟云中，本来的容貌已成模糊的记忆，史册中的记载与描述只能管中窥豹。而这一窥，亦足以让阳关之名不朽。因为，它根植于炎黄子孙的血脉里，占位于丝绸文明的重要位置，定格于世界文明史的梗概里。

阳关，与之相互对望的还有玉门关，两座同样使命的古城，一南一北，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卡，犹如一对孪生姐妹，与它们相隔不远的是莫高窟，呈三足鼎立之态，成为丝绸古道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永恒的地标。三座堡垒，也是在古代中国需要放飞人类想象的圣地。往来于莫高窟的工匠、信士僧侣、考古学家、探险家、传教士……都在这里留下忙碌的身影和深深的足迹。眺望三危山顶的金光，人潮澎湃，夜不能寐，这种冲动和向往，对隐于秘境的莫高窟来说，是一件盛事，还是一场劫难？我想：这金光应该是晚霞，因为身后不远处就是姗姗来迟的晨曦。当然，此时的阳关非彼时的阳关，眼前只是剩下一方土墩而已。

不同的宗教、文化、欲望在这里碰撞，甚至已拉开讨价还价、文争武斗的序幕……一切与阳关有关和无为的行为和交易，在太阳底下暴晒，随即又消失在风高月淡的夜色中。

当年，坐镇一方的官吏、士卒，也许称职尽责，通行簿册上留下过往人员的姓氏、籍贯，运载哪种货物，来自何处，去往哪里。但这一历史的忠实记录，最终在风雪交加的岁月激荡中湮灭在历史厚厚的灰烬里；也许是他们玩忽职守，没留下只言片语，坐吃朝廷的空饷。当然，后者的概率甚小，但也不无可能。这西域边塞，本身就是“山高皇帝远”，鞭长莫及，政令也有不物的时

张光业
ZHANG GUANGYE

甘肃临夏人。在《飞天文艺》《齐鲁文学》《中国乡村》《大渡河》《民族日报》《黄河三峡文艺》等公众平台和报刊发表散文、诗歌多篇。

候。这种情形一旦发生，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和痛恨。当然，统治者的决策和眼光也至关重要，决定着一座城池的兴衰与存亡。

几座城池的繁华随之褪去，被日复一日的流沙所掩盖，最终与荒漠融为一体，呈现在眼前的便是一地的金黄，直晃人的眼，茫然的神与思维不知衔接历史的何处突起，获得灵感、顿悟的机缘何在？

现在看来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眼光来苛求深居一隅的古人和稳坐龙椅的当权者，他们也不知道千年以后，他们的后人会刨根究底地发掘这荒原上的古城，做那么详尽，干甚？这也符合人类的记忆。正如今天的人们抚摸老旧的衣料，总感粗糙之余，仍有一份厚重。略感于此，就可以转身离开。这就是古人的豪迈，这也是中国人的豪迈，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中国人率先涉足，开拓出横贯欧亚大陆、长7000余公里的丝绸之路的大概缘由吧！

丝绸之路，早已彪炳史册！

日月轮回。炎黄子孙崛起的号角已经吹响，“一带一路”的春风度过玉门关，吹进阳关的每一处角落。中华民族复兴的列车正行进在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丝绸古道上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正拉开帷幕。

回望阳关，已无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凄美。块块绿洲释放出生命的绿意，点缀其中的村庄炊烟袅袅，清清的泉水，爽心冰凉，劲风送来葡萄田的芬芳，眼里满是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黄沙始得金”的喜悦和激动。

新一轮朝阳，正从东方冉冉升起，抛洒的光晖里，一条大道通向阳关，向远方延伸，留下一片绚丽与灿烂的金色。

(原文刊登于《人文甘肃》第七辑)